

海明威

书信集

[美] 海明威 著  
杨旭光 袁文星 译

· 下 ·

1943-1961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 海明威书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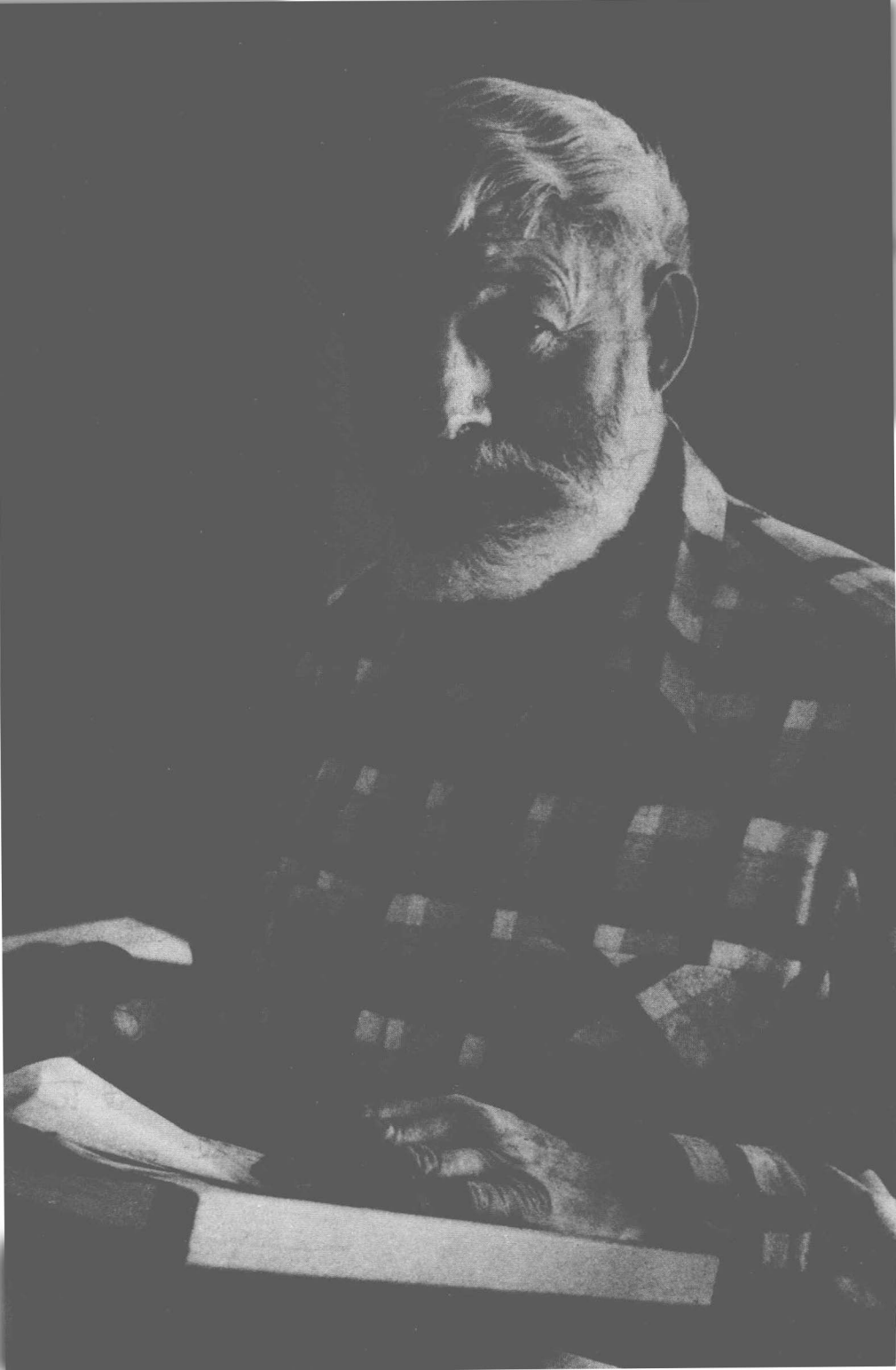
[美] 海明威 著  
杨旭光 袁文星 译

· 下 ·

1943-1961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General Hatzinger 15 December.

Dear old Mex:

Well here we are almost at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Red Sea Tomorrow we will be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weather is just like Key West on a nice day in winter. Yesterday we saw a big school of big porpoises and today many schools of small porpoises.

It was cool and rainy all the way down to Egypt. Then it was hot and fine. Coming through the Suez canal we went right through the desert. We saw lots of Palm trees and Australian pines (like in our yard) whenever there was water. But the rest was mountains and hills and plains of sand. We saw a lot of camels and a soldier riding on a camel made it hot alongside the ship almost as fast

as the ship could go. In the canal you have to stop and tie up to the side sometimes to let other ships go by. You would have liked to see the other ship go by and to see the desert. The only birds we saw were some snipe and quite a lot of hawks and a few cormorants and one old blue crane.

I miss you, old Max, and will be glad to see you again. Will have plenty of good stories to tell you when we come back.

When you get down to Key West remember me to Captain Bra and Mr. Sully. Give my best to everybody in Piggott.

Go Easy on the beer and lay off the hard liquor until I get back.

Don't forget to blow your nose and turn around three times before you go to bed.

Your affectionate papa,  
Tapa

( 1943—1961 )

---

---

致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 | 瞭望山庄 | 1943年4月4日

亲爱的阿奇：

你能够查出(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我记得你拥有一台神奇的装置,如果你在里边做过录音,所有的经历都可以播放出来)我们的老朋友埃兹拉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波段进行了广播,他迟早都会受到审判的,当然了,我想听到他的情况,以便在审判那一刻来临之时,可以知道所有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应该对此知道得多些,因为那是件病态的事情,我们可能都会被叫去作证。我希望能够与你商量此事。

你为什么不来这里呢?我在也好,出去也罢,即使出去了,也会回来陪你的,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见面。玛莎完成了她写的书后将离开,去参加战斗,而你可以在这个舒适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为何不7月过来呢?我可以带你到一些奇特的地方,调整一下心态。我保证我绝对不会自私、冷酷、虚伪,因为这是在我疏远了自己所有朋友(我错过了结交他们,真该死)的37~38岁这个重要时期(不要再提我1934年那段浑蛋时期了,太差劲了)。我可爱的艾达和漂亮的米米怎么样了?肯尼在做什么事情?邦比是个士兵,他希望过几周约翰·海明威能够去军官学校读书。他正顺利入学呢。

你知道莎拉和杰拉德的情况吗?如果我有莎拉的地址,我应该写信给她。

请谅解这封乏味的信吧。只要回到这里,旅途中想想埃兹拉的事情吧,这些事情是我应该了解的。我知道自己不再有时间了,然而,如果你有时间,你会写吗?

祝福艾达和米米，即使她快乐地结婚了。

父亲

---

---

致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 | 瞭望山庄 | 1943年5月5日

亲爱的阿奇：

在(国会)图书馆<sup>①</sup>收到你的来信，因为你说过那时你正在家里写作，所以耽误了回信。今天，收到了你4月27日的信，感到十分高兴。

你愿意将你拥有的埃兹拉播放的复印件寄来吗？不管什么时候，那该死的事情发生时，我们极有可能被传唤去，或者应该被传唤去，但是我认为应该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如果埃兹拉还有一点儿理智的话，他都该自己解决自己。我个人认为在第12章完后，他应该自毙，虽然这有些早。他活得确实没有一点儿尊严，他效忠政府，仅仅是因为在那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他被认真地对待了。然而，整个过程都是一种病态的交易，并且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被惩罚。

你这个老狐狸。我们都必须认识到我们都将死亡，或者有些事情会被宽恕。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糟糕。对于任何人，如果过于糟糕，都会无法承受的。近来，整个这一年我几乎好些了，然而，我根本没见到过我的老朋友。因此，没有人能够欣赏这本书。这就是我

---

① 迈克·利什从1939年至1944年是国会的图书管理员。



想让你来的一个原因，来看看我已经变得多么友善、正直、谦虚、自谦，根本不再婆婆妈妈了。另外，我有可能死去，并且没人将记录这事了。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担心战争，你我都是一样的。我过去认为自己可能会拥有一个军旅生涯，与（文森特）吉米·希恩——一位团长在一起，安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能不再与橡树的叶子、吞食捕食者的漂亮老鱼在一起，或者天空中繁星的光辉不会洒落双肩或脖颈。事实上，我一直艰苦地工作了一年，并无快乐可言。你来这儿吧，享受一下华盛顿的阳光和新鲜事物。如果你下两个月来，我将安排你乘飞机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而且你还可以调养一下，休息一下，逛逛这个漂亮的小岛。

这个夏天过后，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想我们应该到东方去参加战争，在那儿待上10年或者更长时间。也许，我可能去中国会有些用。我必须计划好这些事情。如果你来了，我会跟你谈很多事情。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的余生应该去参加战斗。那可能会有些傻，但是在紧要关头我是能够下决心的。无论如何，我想多写几部小说，因为我发现了两件事或更多的事情，通常每件事情都是新的，是能够写一部小说的。你知道混乱无结果1927（1926）；你曾引用过一段话1929；单独的人不会受伤等1936；没有人是一个孤岛，自己就是一个整体1939；现在，我知道了三本新的小说，虽然常常想是我错了，或者它错了吗？问问唐尼，他知道的。爸爸可能从未觉得他的骨头好过，但是上帝啊，他认为他的骨头是好的。可能在1945年写了小说。那就把它安排上日程吧。你认为图书馆能够同意我在那一年写一部小说吗？或者，到那时作家将被废止了呢？1942年我缴了104.36

美元的所得税，今年或去年没挣到钱，从一家银行透支了104.36美元，上个月因另一事花了1732美元，并且给了一个女人（保琳）一个月500美元的赡养费，她的父亲拥有76,000英亩土地，而且她的叔叔（格斯）据说有4000万的资产。对于这些存在的情况，我们的财务结构一定有些不正常的地方。但是维维·拉·弗尔金说过我了，并且在下一小巷中将其建立了。由于那位老人可能是瑞普·凡·温克尔梦，并且我们想让它看起来他们更像一场赌博。唱吧唱吧——人道主义是在每个贫民区的一台唱歌的缝纫机。但不是来自伯明翰姆，除非它是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姆。就像士兵玛蒂偷听到有一个大的广播，在广播四个不同的自由时，她在加勒比海的某处倒下了。它广播时没人说什么，广播结束时一个人说，“我们仅有自由即可。”我认为人们开始厌烦那些话了，开始看清言语是终究不能包住玩世不恭的。也许，我需要从你那儿听到许多事情，以便澄清我自己。但是，我告诉过你一直以来我的骨骼状况很好，现在，我的骨骼正认为重了。然而，我希望你能够来告诉我许多事情，因为骨头——也许今天，由于这是断了的骨头，正和你想的一样，并且，气压计坏了。但是有很多事情过去感到很好，而现在感觉不好了。

总之，祝福你 and 艾达。

父亲

---

---

致贾斯伯·杰普森夫人 | 瞭望山庄 | 1943年7月30日

亲爱的尤拉：

很高兴收到关于你过生日的来信，这使我很开心。尤其是还记得生日之树和那些雪松散发出的气味<sup>①</sup>。温德米尔一直是我一生中感到最美好的地方，我猜想这就是我从未回到过那儿的原因。虽然，在战争过后，我曾经打算回去——如果能够再次驾车的话，想带上孩子们一起回去。邦比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卡斯特快要完成他候补军官学校的学业。将他的地址写在这封信的背面吧。在那儿，他应该17日完成学业，如果他能够完成，就会到这儿来待两周。现在，帕特里克和吉基都在这儿。玛蒂刚完成了一部小说，在我离开进行下次旅行时，她也将离开，会再次作为一名战地通讯记者去《矿工》杂志社。经过两个月的旅行刚回来，那期间她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但也遇到了一些好运气。

我们的兄弟拜伦有什么消息吗？几乎一年了，我都没有他的消息。母亲和家里其他人生活得怎么样？收到了索尼从孟菲斯的来信，但多年来都不知道比夫（卡罗尔）的情况。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如此平淡、简单，然而如果不写的话，可能就下一年了。而且，我想告诉你我们在这儿的情况，以及我一直是很爱你的。祝福佳普和盖尔，亲爱的尤拉多保重。

欧内斯特

---

① 海明威提醒他妹妹在温德米尔的家庭风俗习惯：过生日时要装饰生日树。

---

致麦克斯威尔·潘金斯 | 瞭望山庄 | 1943年8月2日

亲爱的麦克斯：

感谢你上次的来信。得知哈罗德·斯特尔斯的病情后我感到很难过，我记得他挺过了许多几乎致命的疾病，但这次却难以令人完全相信他能挺过去，尽管哈罗德的胃能够经受得住其他人过去所不能承受过的折磨，但是疾病没有好转的趋势。这让我记起了温斯顿·格斯特，不久前在船上他告诉过我他父亲最喜欢喝酒了，将杜松子酒配上伍斯特郡的沙司和辣椒，没有任何事情曾使他感到更好或更健康。我问过温斯顿他父亲得了什么病，他简单地说是“胃癌”。在巴黎时，哈罗德背后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极可能使他易于走向癌症的状态。<sup>①</sup>然而，我希望他能好起来，能够出去与伊万·希普曼一起到汉布尔顿转转。

得知约翰·汤普森状况良好，我感到很高兴。他必须出去好好地旅行一次，并且很羡慕他去了那儿。另外，我现在的旅行是任何人都无法交换的<sup>②</sup>。

玛莎很用心地写好了她的书名（《蔓藤》，1944年）。写好了书名就是完成了大部分，就如扑克游戏中赢牌一样。你一直赢，其他人都是不值一提的，如果你能一直坚持赢到最后，那么最终你就是高手。虽然她有过很艰难的时期，因为每年几乎都没有好的书名可写，所有题材都被长时间采用了。约翰·唐尼那仍然有一些极好的题材，

---

① 哈罗德·埃德蒙·斯特尔斯（1891—1943）在8月13日死于癌症。

② 毋庸置疑，海明威说的是他的猎潜活动。

但是同一家里的两个人在挖掘好的素材时都是很自私的。许多人都在争引《圣经》中的内容，以至于没有人想过其他方面，我想我们应该让玛蒂着手挖掘传道书或谚语，其中仍有包涵着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

自从我给你写了那封商业书信后，一直觉得这里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在如此需要书信的年代里，很感谢你能不断给我写信，并且告诉了我如此多的新鲜事。现在，我将要再出去一次，可能几周后就走。希望你能过来。你为什么不能再次离开庄园呢？如果你能够再次离开，我们就可以像过去那样享受全新的美好时光。这里没有比约翰和伯奇更好的酒鬼，但令你感到惊讶的是经常供上等朗姆酒给逗留的无用人物。

最好的祝福。

欧内斯特

---

致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 | 瞭望山庄 | 1943年8月10日

亲爱的阿奇：

感谢你将会埃兹拉激昂演说的复印照片寄给我。很显然，他疯了。我想你可能早在后面的篇章中验证过他是疯了。他应受惩罚和羞辱，但实际上他最应受到的是嘲笑。他不应被绞死，也不应被杀害。他具有一段高尚的记录，对其他艺术家提供过无私的帮助，在活着的诗人当中他是最伟大的一个。无法相信任何一个具有正念的人会说他是卑鄙的，他绝对是在到处宣扬白痴般的胡话。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

是思想被扭曲和衰败了的朋友，他的法官应该为他辩护，在那个基础上指控他。这将是极其不受欢迎，但绝对是要做的事情。我有10年未与他联系了，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33年，那时乔伊斯让我来，好请埃兹拉到他家去。然后，埃兹拉稍微有些怪。到处宣扬绝对是一种轻狂。我希望我们可以谈论完那件该死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诚实人应该做的任何事情，你不应该指望我。

大约三周之前，我十分担心肯尼（迈克·利什）。他还好吗？代我向他问好。

我将过来在这里待上十多天，然后离开两三个月。如果你过来，可以住这栋房子并且好好休养一下。当然，不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来这里，欣赏这里的风景，体验这里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有时间继续给我写信，你做什么都行。感觉就像一位老朋友从死亡中捡回了条命，不幸的是，现在很多老朋友都去世了。顺便问问，约翰·皮尔主教尚在吗？他的信中充满了完美的、无私的爱，而他的妻子是如此令人害怕。

回到这里时，我发现了霍诺丽亚（墨菲）结婚的电报。我给她写信，该寄到哪儿呢？你知道莎拉的地址吗？

11月底我可能到纽约去。我想去离热带远的地方待上两个月，写些想写的东西。现在，有一年多了，我尚未写过一行字。

我们可能派人去参加战争，不写政府出版物或宣传物，想搜集写好的素材，有机会吗？完成这边的写作后，你认为我有机会得到任何这样的指派吗？英国人那边在雇佣作家和画家了，如果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也许，我可以得到英国人的那份工作。我不想像杰米·谢恩一样成为一位陆军少校，我之前总是告知他谁在战场上赢了

谁就是英雄，在去年我发现了无名者（犯有极其粗暴罪恶）的欢跃和罪恶。但是，对我来说，完成工作，就像上述一样，可能是要做的好事情了。你认为如何？也许，我会成为国会图书馆里一名合格的通讯记者。

请认真地给我写信谈谈此事，好吗？

好久没见了，阿什。问候孩子们和艾达。

爸爸

---

致艾伦·塔特 | 瞭望山庄 | 1943年8月31日

亲爱的艾伦：

感谢你8月23日的来信。阿奇（迈克·利什）给你写信，谈了我的书信，对此我很高兴。我绝对信守我写给阿奇的事情（8月10日）。他们不准绞死那家伙（埃兹拉·庞德），也不准以任何方式杀害他。他应该去疯人院，这是他应得的，并且你可以从写他应受结果的那个章节中摘出那部分内容。你必须读读那个浑蛋到处散播的那些复印照片，以便你可以准确地知道他说了些什么。通读所有那些东西会令人很厌烦的，因为那绝对是些发疯的胡话。但是，有必要通读这些东西，这样你才能够知道自己对他所说的话中的实际想法。

另一方面，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是如何发疯的，如何逐渐变得愚蠢和不负责的，他曾是多么伟大、友善和出色的诗人，过去他帮助所有那些他认为能够醒悟的人时他是一位多么慷慨、高尚的

人，就如艾略特（托·史·艾略特）、乔伊斯，以及包括不值一提的邓宁<sup>①</sup>在内的许多其他人，我认为我们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去反对任何绞死他的事情，即便我们都上了绞刑台，绳子吊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也义无反顾。如果我不坚持此事，我就不想过活一天，现在就是坚持的时候了，不公开，但是要將真相告知坚持这事的人。

现在，我去不了那里，更不能在那儿待上几个月了。如果阿奇想来这里彻底谈谈此事，或者你想来的话，我可以安排此事，不论我在哪儿我们都能够见面的，并且你是知道的，我真想见见你。

长期以来，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就像你说的那样，长时间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令人痛苦的，当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等事情也是痛苦的。你当上了东北角楼<sup>②</sup>诗社的主席，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里可能会发生一些笑话，他们会觉得这很有趣或者是会使他们丢人，并且我确信这很久以来是你自己编弄的笑话。顺便问一下，内战是怎么发生的？由于受我一个朋友的启发，我才问这个问题的。温斯顿·格斯特最近阅读过了雷南的《耶稣生平》，由于领会了书中人物的思想，在这段黑暗的时期，他的人生应该会在精神方面受到影响，并且我已经警告过他，阅读时不要跳到书的结尾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事实上，真相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已经第34次将耶稣钉死了。

让我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吧，并告诉阿奇对我而言这是件严肃的事情，因为这在考验我们是不是混蛋（我的意思是，让这事及时发生吧，而无须采取措施），但我认为我们不是。在此情况下，将

---

① 拉尔夫·奇弗·邓宁。参见《流动的盛宴》（纽约，1964年），第143~146页。

② 塔特当上了诗社和国会图书馆的主席，1943—1944年。



有三四倍的人要去咬死钉在十字架上的老人<sup>①</sup>。

他们吊死了罗杰·凯斯门特，我相信他们也将厄斯金·查尔德斯吊死了。他们两个都是反政府的武装起义人员，并且都在这次起义中遭到了法律惩罚。庞德做了、写了，还散布了极疯狂的陈述，在文明国家犯了错误。当我1933年最后一次在乔伊斯的家中见到他时，乔伊斯确信那会儿他是疯了，并且当庞德在时让我过去看看，因为他害怕庞德可能会做出一些疯事来。那时，他确实不理智了，说话语气傲慢，就像乱嚷、胡说一样，而在1923年他是很理智的。因此，我认为那对于我们是无法容忍的，因为他堕落到了令人可笑的境界，甚至变成了傻子，以致不能证明事实，也不能证实变疯之前他是如此一位优秀、伟大的诗人和慷慨的朋友。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绞死他是罪恶的行为，如绞死苏拉特夫人<sup>②</sup>的情况一样。我推测最后的句子将会绞死我，但地狱是什么啊。那就是那个老头说的：如果这都算叛逆，那就让它叛逆到极致吧（帕特里克·亨利，1965年）。

真挚的祝福。

欧内斯特

---

① 1941年12月至1943年7月，庞德在罗马电台作了125次广播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指出庞德在1943年7月26日叛国。

② 玛丽·苏拉特在华盛顿被绞死，她被认为是谋杀亚伯拉罕·林肯的帮凶。